

國學小叢書

荀卿學案

熊公哲著

181.3
MS 74

國學小叢書

荀卿學案

著者 熊公哲
編輯主幹 王雲五
中華民國五年三月三日收到

商務印書館發行

11884

國學叢書 案學卿荀

究必印圖權作著有書此

本詩減去舊價五分

中華民國二十年七月初版

每冊定價大洋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作者 熊公哲

本叢書編輯主幹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寶山路五〇一號

印刷所

發行所

上海寶山路五〇一號

上 海 及 各 埠

商務印書館

上 海 及 各 埠

商務印書館

序

京師有所謂古物陳列所者，其區宇寥廓深曲，而綺麗雜博，縱橫盤錯，阡陌其行。哲嘗遊之，其紓舒曲折，皆程之以繩，依繩爲導，無迷失焉。又嘗遊於所謂頤和園矣，幽亭層閣，路無遵循，歧衢之際，每迷而莫知所向，而失而未及覽者亦多焉。均之宏宇也，遊者或至迷失，或不焉者，有導之與無導異也。噫！若哲之爲荀卿學案也，亦欲爲士之遊覽於荀子者，引繩而導其程而已矣。荀卿學案者，案論荀子之學，究其歸趣，析其遷蛻者也。夫荀子固曰：多言則文而類，終日議其所以言之千舉萬變，其統類一也；是聖人之知也。少言則徑而省，論而法，郝懿行云：古論與倫字通。若佚之以繩，俞樾云：佚讀秩。是士君子之知也。千舉萬變者，其統類固一乎？則於其千舉萬變之中，求其統類，使之徑而省，若佚之以繩，倘亦所謂士君子之知歟？哲少且賤，何足以語於學。顧自知書，頗好窺求諸子旨趣，以謂吾國學術非不昌也，病在概屏爲異端不復求耳。平居觀覽，偶有省悟，輒寫別紙，以備參究；蓋於諸子皆然，積之往往成帙，邇又自悔往者觀覽之欲速，欲溫故以求知新，於是并取別紙所記而條理之，荀卿學案亦遂作焉。古

者垂作弓，浮遊作矢，而羿精於射；奚仲作車，桑杜作乘馬，而造父精於御。是書之作，非敢曰著述也；雖然，或者其亦足爲學術中爲羿與造父者之弓矢車馬也歟？若韓非、李斯、董仲舒之倫，斯則流行所極，論之固有待云。

中華民國十一年十一月熊公哲翰叔序於京師寓廬。

凡例

一、本書案論荀子學說，析其遷蛻，究其旨趣，務明綱領，一義一篇，而意實一貫。有贅義，或雜出他篇，或立下篇，蓋猶文心雕龍史通體例耳。

二、本書務在透發荀子旨趣，不沒其長，亦不強文其瑕，要在存其本面，無失其實而已。

三、本書每發一義，必徵引原文以證；文冗，則略爲刪節，其有訛奪，則參折諸家校勘，以意從違；並加注釋，其見於王益吾集解者，但注校正字，言其然，不復辯其所以然，以其書具在，可覆案也，故從略焉。

四、論有不期而相合，或先得我心，此墨子所謂當而不可易，劉彥和所謂勢自不得異者也。本書於杼軸予懷，他人我先者，以爲不傷廉而愆義，胡雖愛而必捐；初稿於所采摭姓氏書目，一一注明，書成就正張孟劬先生，先生以采摭古人，或可注所自出，若並世諸賢，其人尙存，其說或自變易，卽所見偶同，未可便執爲其人之說，今悉將此注刪去，而詳其說於此。

五、竊嘗妄議，演述吾國古學，解以西哲名理，於事似便，於理恐失。譬畫家圖堯禹周孔，而被以近時衣

冠，肖乎否也。且牽合附會，或所不免，如荀子謂無僞則性不能自美，無性則僞之無所加，性者，本始
材樸原作朴也，郝懿行云：所謂素以爲繪。僞者，文理隆盛也；性僞合，然後聖人之名一，天下之功就。此與康德
理性者知之形式，經驗者知之材料，意義頗合。然主旨不同，歸趣必異。是故洪範謀及庶人，而託爲
議院權輿論語有婦人焉，而推本女子參政，夫豈不可言之成理？然不謂之失本亂真不可也！本書
兢兢欲避此病，務在各如其面，還其本真，未敢遠掇西學，亦由其識有未週故耳。

後序

周衰，至於戰國各國學術益紛紛雜出矣；然儒學要未嘗絶。匪獨齊魯之士，六藝弗廢而已。蓋自魏文侯以子夏爲師，於是田子方段干木李克之倫皆集，而儒術幾及天下矣。是以楚宋被莊老之風，而陳良楚產，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孟子以爲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三晉多法術之士，而荀子趙人，亦自以爲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荀子者固與孟子同爲戰國儒學大師者也。韓非子曰：世之顯學儒墨也。其弗信矣乎。蓋儒者之學，自七十子歿，其守孔子之業而潤色之者，功獨荀孟爲多。雖然，荀子之出，於時最後；又與慎到公孫龍並生於趙，遊學於齊，聞稷下之風，於學蓋靡弗究。故其所涵濡者博，自成爲孫卿之儒。參觀韓非顯八儒之目而其徒韓非李斯衍之，乃流於法，蓋荀子者合墨法而爲儒者也；其於道與名則相反而相成。韓非李斯者合儒墨而爲法者也；其於道與名則相倚而相參。昔韓退之論之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吁茲乃荀子之所以小疵也？是故戰國學術，始孕於魏，中盛於齊楚，終匯於秦，而荀子實爲之輜輶焉。且儒者之學，自董仲舒說

漢武繙百氏，以崇六藝，遂以獨尊於後世；夫亦荀子道有一隆，慎率民而一焉之旨也。仲舒亦私淑荀子者也。戰國學術於焉輻輳，儒學獨尊，道亦由之。荀子於學位至重也。余故推論其歸趣爲荀卿學案云。

蓋道有一隆，禮義是崇，毋蔽一隅，聖王是衷。作道隅第一。

學在由禮，行之爲止。作學行第二。

物生在天，成之在人；以人成物，天用乃完。作天人第三。

嵬異難窮，止諸聖王。作止足第四。

擅奇亂制，王無益人事。作中事中說第五。

法禮匪隆，要於貫通，應變以類，斯爲全粹。作倫類第六。

百家異趣，言各有據，有合有驗，乃學之漸。作言論第七。

是非莫定，必定隆正。作隆正第八。

人爲曰僞，天生曰性；以人全天，用成堯舜。作性僞第九。

全天匪異，化性起僞。作化性第十。

化性有權，心與道遷。作心權第十一。

禮以正身，師以正禮；人有師法，斯隆積矣。作師法第十二。
人惟好利，故曰善僞；亦惟好利，可道爲義。作義利第十三。
善非性生，用守以誠。作誠守第十四。

孔子貴仁，人道之美。荀子述之，歸之於禮。作隆仁第十五。
文久節褫，於何法聖？觀之後王，王迹可論。作後王第十六上、下。
奇辭擅作，正道乃亡；循舊作新，復歸聖王。作正名第十七上、下。
禮以正身，亦以正國；由身及國，聖道斯極。作王政第十八。
政以使羣，羣以禮安。作羣分第十九。

既鉤其玄，既發其微；考校得失，最其旨要。作旨要第二十。

右凡論二十篇，合爲六卷。總是以觀荀子之所謂道者，先王之道禮義是也。荀子之所謂先王者

治人道者也。以人全天，歸本禮義，折衷聖王，斯乃所謂一隆之道歟？

孟荀同異

在心遠大學講演

今天要講的，是荀卿孟軻的學說。荀卿孟軻同是儒家後起健將，但學說卻有大不相同的地方；豈不是咄咄怪事。我們且分兩步來研究：

第一步 同異

第二步 原因

一 同異

大約荀孟學說同的地方，無甚可講；所以今日講演，不得不偏重他們相異的地方。他們相異的地方是什麼呢？據鄙人看來，可概舉之如下：

(1) 性善性惡

(2) 遵先王法後王

(3) 稱仁義隆禮義

這第(3)條仁義禮義四字，實是他們學說內最重要的部分，然卻不必深講；因為仁義，禮義，都是根性善性惡來的；性善，故稱仁義；仁義，是由內出的。性惡，故隆禮義；禮義是自外至的。即此數語，其理已盡。祇(1)(2)兩條尙當略為發揮。

二 原因

大抵諸子百家皆各有他們講學的方法，所以想研究諸子學說同異，當先看他們講學的方法何似？然後可以迎刃而解。孟子七篇有人說他是偽書，現在除了此書，孟子學說更無從考徵，偽不偽，不敢斷，但此書內容，似不如荀子較為完備；所以他講學的方法，直無可講。我們且研究荀子的方法罷。

荀子講學的方法如何呢？

(甲) 辨合符驗：性惡篇說：

善言古者，必有節於今；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凡論者貴有辨合有符驗，坐而言之，起而可設，張而可施行。

節是驗，徵是證，這辨合符驗，就是荀子講學最重要的方法。他的子目就是：

(一) 言古節，今言天徵人。

(二) 可設，可行。

所以荀子的學說，是要講靠得住的，能做到的，這最是他的特色。

我們要知道荀子生戰國之季，他出世最晚；所以他的學說，在儒家最為特別；他所受時代的感化反應，實在不少。他有兩個重要的主張：

(一) 人爲主義。

(二) 益理主義。

因為當時有莊子那派人，主張任天而行；所以荀子就主張人爲，主張以人制天；觀他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的話，就可明白了。因為當時又有惠施那派人，好爲詭譎之論，無用之辯；所以荀

子又主張凡知說有益於理者爲之，無益於理者舍之；凡事行有益於理者立之，無益於理者廢之。觀他非十二子說惠施鄧析辯而無用多而寡功的話，也就可明白了。荀子學說既然主張益理主義，那末他講學自然是是要貴辨合符驗；要坐而言之，起而可設，張而可施行了。既然主張人爲主義，那末他講學自然是要言古節今，言天徵人了。這是相因而至的。

(乙) 以類行雜：王制篇說

以類行雜，以一行萬。

以類行雜，以一行萬，這也是荀子講學最要的方法；也就是他學問的極步。他以爲到這樣，才算大儒，才算聖人。何謂以類行雜，以一行萬呢？儒效篇說：

法後王，一制度，而敦詩書，其言行已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齊讀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則知不能類也。知不能類，是王制篇無法者不能以類舉的意思。

這樣看來，類是齊法教所不及，聞見所未至的。荀子以爲事物無論如何變遷，總是化而一貫；無論歷幾千萬年，總是古今一也。類不悖，雖久同理，所以我們就可類推不悖了。

荀子講學的方法，就是如此。

荀子講學的方法，大致已經說明；孟子這等方法，雖無可講，卻也可把荀子來做個反影。姑待後來隨時推論，這時候不用提了。如今要回轉去研究開先所舉那當略為發揮的性善性惡遵先王法後王兩條。只要荀子講學的方法明白，這兩條也就容易解決了。

(1) 性善性惡 講性善性惡我們應該注意的是：

(甲) 何以說性惡呢？

(乙) 何以說性善呢？

胡適之哲學史大綱說：孟子是把性字來包括人生一切善端，荀子是把性字來包括人生一切惡端，這話固然很對，卻似乎還不算探題得珠。

(甲) 何以說性惡呢？荀子以為人生而有好利疾惡，耳目之欲，聲色之好，這都是惡端；都是生而有的。必將待師法而後正，得禮義而後治。性既然是要待師法而後正，得禮義而後治，那末善便是人爲的，不是生成的。所以他說：

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

性惡善僞，這四個字，就是後儒掊擊荀子的大罪案；大抵後儒多把僞字當作詐僞，所以覺得他是邪說害正，這真冤透了！我們且看他所說性僞如何分別，性惡篇說：

不可學，不可事之在天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

這樣說來，荀子明明說在天的方算是性，在人的就是僞，可見僞不是詐僞了。我們應該知道：荀子是注重人爲的，是要言天徵人有辨合符驗的，所以他說性惡，並不是說不能爲善，善全是假；他也說塗之人可以爲禹，不過他以爲堯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塗之人可以爲禹則然，塗之人能爲禹，未必然也。把可爲與能爲分作兩層，他有個比喻最妙，他說足可以遍行天下，然而未嘗有遍行天下者也，這話極其透闢。所以可以爲三字，是靠不住的；是無辨合符驗的。所以他說性惡，大抵人之於善，在天者無不可，在人者有不能；荀子以爲人之於善，既是可以爲，未必能，成之還在於人，所以他舍天言人，注重人爲。所以他說善僞。